

Miao Wel

读《汉文与东亚世界》

我年少无知时，总以为学日语会简单一些，因为日语里面有很多汉字。最近，我看了金文京教授的《汉文与东亚世界》，才算知道“汉字文化圈”中的汉字是怎么流转的。

金文京教授是韩国人，出生在日本，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任职，曾担任日本中国学会理事长，看这履历，应该是熟练掌握中文日文和韩文。

中国周边的日本、朝鲜、越南，学汉字的时候跟我们现在学外语差不多，也要学发音。但是，中国有湘语、赣语、吴语、闽语、粤语、客家话……每个地方的语音都不一样。还有，你在唐朝时学的发音可能跟你在宋朝时学的发音也不一样。金文京教授说，越南的汉字发音保留了汉字的上古音，朝鲜的汉字发音保留了唐宋时代的中原地区发音。日本汉字的音读，有吴音、汉音和唐音之别。山，这个字，来自中国发音的音读是“shan”，而“山”

的日语读法是“yama”，“山”可以直接读“yama”，这就是训读。金教授举例，如果美国人学汉字，直接把“山”读成“mountain”，这就算是英语语境下的训读。或者广东人看见“什么”两个字，直接读成“乜嘢”，这也是训读。日本人有语言而没文字的时候，学汉字就会混用音读和训读。在日语环境中，一个汉字有多种发音，比如“松本清张”这个名字，音读“清张”是“seicho”，训读是“kiyoharu”，用汉字且用训读的读法，有历史原因，也有便利之处，其一，光用假名，同音词太多，日语的发音结构比中文单纯，同音词发生的概率比中文高。其二，一个汉字用假名来写，就变成好几个字，写起来太占篇幅。

还有，颠倒语序、解释句子的意思也是训读。金教授的例子来自佛经翻译、韩语和日语，我无

法理解其中的句意，但他说，中国人读古文，在脑子里把古文翻译成白话文，就是训读的过程。他的例子来自诸葛亮的《出师表》，“臣本布衣，躬耕于南阳，苟全性命于乱世”。白话文的意思是“臣本来是一个平民，在南阳自己耕田种地，只想在乱世中苟且保全性命”。白话文和古文相比较，首先是语序不同，古文“于南阳”“于乱世”分别在动词“躬耕”“苟全”之后，白话文就把表示地方和时间的状语放到动词前面去了。再者是词汇不同，“布衣”翻译成了“平民”，“躬”翻译成“亲自”。金教授把这句话用日语训读的方式来表示，我一下就明白了。

金教授这本《汉文与东亚世界》还讲到佛经翻译，讲到训读的演变，语言上的变化我看不出门道，但各国对汉字的微妙态度却看得明白，朝鲜和越南都不愿意承认和中国“同文”，朝鲜1876年在日本的压力下缔结《江华条约》《日朝修好条约》，否定清朝的宗主权。甲午战争之

后，国王高宗颁布《洪范十四条》，开头就说，“割断附依清国虑念，确立自主独立基础”。又颁布敕令说，法律敕令总以国文为本，汉文附译，或混用国汉文。至于日本，他们早就把汉字当成是自己的文字。日本人提出“国文”这个概念，有两层意思，一是要祛除汉文化的影响，强调日本的国族意识；二是追求口语和文字的一致，通过口语达成直接理解，把谈话写在纸上就是文章。“国文”这个概念传到中国，慢慢有了我们自己的国文教科书和国文课，有了我们的国语运动。

朝鲜和日本很早就放弃了汉语口头语言的学习，而试图利用自己的母语系统来阅读和书写汉文。在此过程中，朝鲜和日本都认清了中国语言和本国语言之间的差别，进而建立了与中国不同的国家观乃至世界观。■



苗 炜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读书,写字,旅游,锻炼

**朝鲜和日本
都认清了差别，
进而建立了与中
国不同的国家观
乃至世界观。**